

随笔

总有一刻，不同寻常

■窦立新

今天午后，我在网上不经意间看到作家马德写的一篇文章《总有一刻，不同寻常》，讲述的是，笔者有一天见一个孩子站在超市门口，呆呆地望着那个卖冰激凌的人，不走。是一个六七岁的乡下孩子，穿戴不整齐。他望着各色的冰激凌从铁器里出来，又装在花花绿绿的尖筒里，好奇和神往。他不禁舔了舔嘴唇，说：“妈妈我要那个！”“不，咱不吃这个，咱们走！”“不，我不走，我要！”孩子反扯着妈妈的手，僵持着。“那也得等你爸爸回来再买。”“不，爸爸到老远的地方给人搓澡挣钱去了，要到秋天才能回来。我现在就要！”这时，一位衣着光鲜的夫人走到卖冰激凌的人面前，要了两只冰激凌。她把其中一只给了自己的儿子，然后快步走到哭泣的孩子面前，蹲了下来，把剩在手中的一只冰激凌递给了他。“给，孩子，别哭了。”她摸了摸孩子的脑袋，说，“妈妈不给你买，阿姨给你买。”说完，她站起来，朝孩子的妈妈微微点了点头，便领着她的孩子走开了。走出人群后，那位夫人的儿子有些不解，他扯住妈妈的衣襟问：“妈妈，你认识他吗？”夫人说：“不，妈妈不认识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买冰激凌给他？”孩子寻根问底，想弄个明白。夫人笑了，说：“孩子，不要问这么多了，等你长大后，妈妈再告诉你。”

这只是其中一个段落，当我读完整篇文章后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想起在南方小城遇到的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往事。

我之所以说它简单，就如同没有经历一样。

那年夏季的傍晚，该用晚餐的时候，我走出了暗黄灯影下的小旅馆。

我和往常一样往右转，一个人朝喧嚣的人民路走去。南方小城有点潮湿的夜色里，一街两旁大小店铺开着，灯光闪烁。当我穿过车流疾驰的马路走向另一条小街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手拉着七八岁的女儿，母女穿衣邋遢。突然，这个女人走到我面前：“大哥，你看我女儿一天都没吃饭了……”我没有停下脚步，我下意识地想，又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假装可怜，在大街上要钱，这是她们的营生。

我刚走两步远，又听那个女人说：“大哥，我不要钱。孩子一天没吃饭了，我只求大哥给孩子买一碗饭。”



我的心突然紧缩了一下，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。

这条小街熙熙攘攘，形形色色过往的人很多，他们或疾走或徐行，有些人好奇地看着母女，继而眼神躲闪匆匆走开了。

这时小女孩说：“妈，我饿了，我想吃这家卖的粘糕。”我说：“来，孩子，叔叔给你买。”然后，我又到小街对面一家小餐馆给孩子要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。小女孩说：“叔叔，你是好人，谢谢你！”一句简单的话，我并没有在意，只是淡淡一笑。我离开餐馆走到门外，又听小女孩对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也一天没吃饭了，你吃。”“妈妈不饿，你吃吧。”听到母女俩一说一答，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怎么没想到要两碗面呢。我很快又叫上一碗面，让老板端到女人的桌前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女人站起身来，潸然泪下，她

朝我深深鞠了一躬。那一刻，我眼圈湿润了。

我离开小餐馆，一个人走在街上，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。那时国家不富裕，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拮据，乞丐很多。他们没有要钱的想法，都是为了讨一碗饭吃。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相对好点，只要有讨饭的到我家门前，逢讨就应。

那晚碰到的那个女人，自己忍着饥饿，却没有伸出手，只给孩子讨一碗吃的，她是有尊严的。当时，我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简单的事，那个女人却向我表达了她深深的谢意。

我想，在平凡的生活中，总有一刻，你对他人做的一个简单温馨的举动，会让他人心存感激。就如马德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：总有一刻，这个世界因为你那点简单的举动而变得不同寻常。

我在哪儿（外一首）

■沈祥峰

他们不知道我在这儿
外面的世界
人们悠闲地散步
昂着头大声地谈论阳光
评判昨日 感叹未来

叹芸芸众生 花草荣枯
我只身蜷缩于不开花的角落
任时空颠倒
一点如豆的烛光里
有一个小小的影子
——那就是我

犹豫

黎明。花园的曲径上
痴情的，我在等
那朵暗许芳心的菊
当那倩影还在晨曦中朦胧的时候
我加快了脚步，却无意中
碰落了脚边的露
颤颤地，一株青蒿伸直腰来
用腼腆的笑
赔我一缕别有的馨香
我踟蹰了
不知在菊与青蒿间
作何舍取



晃

■邵远庆



说，树冠和根部全被他砍得光秃秃的，模样像一根硕大无比的骨头。连一根毛须都没留下，如何栽种得活？

朋友出主意说：“种树是有诀窍的，先围绕根部撒些谷子，再浇上水。有了水分，谷子很容易生根发芽，不但促进树根与土壤的结合，还能向树身输送营养，成活率很高。”

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将香椿树拉回家，并按照朋友的交代，撒上谷子后，再掩上黄土，浇水，香椿树便在屋后安了家。

住在我家后面的邻居姓孔，是一对年逾半百的老头老太。孔老头大概是怕香椿树枝繁叶茂，将来影响他家采光，所以极力反对我种这棵香椿树：“树身那么粗大，下面又缺少根系，怎能活得啦！”

我哪知孔老头当时的想法，随意说：“只管试试呗。种与不种在我，活与不活在它。一切顺其自然，听天由命吧。”

香椿树种上后，一向性情懒惰、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我，突然变得勤快起来，隔三差五便为香椿树浇一次水，还专程跑到一个养兔专业户家，讨来兔子的粪便，作为肥料浅埋于树周围。

春天来临，昏睡了大半个冬季的香椿树，终于被我的真诚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所打动，原本光秃秃的树干上，生出几个浅绿色的嫩芽。

我近前一看，很失望。树身粗似小腿不

我兴奋得像不小心踩到带电的插板一样，蹦跳着对孔老头说：“香椿树发芽了！你瞧，香椿树到底还是活过来了！”

孔老头的脸上勉强挤出些笑容，点着头说：“是活了，这棵树的生命力还真强哩！”

没隔几天，我又提着水桶给树浇水，突然发现树根与黄土之间多了一圈缝隙，而且树干边缘的土层被磨得明晃晃的。我当时并没多想，还以为是谁家的淘气孩子玩耍时抱着香椿树打转，才出现这么大的缝隙。

为此我还专门叮嘱孔老头，让他帮忙照管一下香椿树，见到有小孩儿玩耍时，提醒他们别靠近香椿树，最好到宽敞的地方去玩。树好不容易才“苏醒”过来，又被人活活折磨致死，多可惜！

孔老头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。

紧接着我外出办事，一连数天没能照看香椿树。

再回到家时，却没见着孔老头。家人告诉我：“孔老头死了。下午还活得好好的，晚上突发脑溢血，没等送到医院便咽了气。”

等我爬到树上摘取香椿叶时，另外一个邻居这才感慨万千地说：“这棵树的命可真大！孔老头活着的时候，每天抱着它拼命摇晃，没把树晃死，自个儿却先行离去了。”

愕然之余，我惊叹一个生命的顽强，和另一个生命的脆弱！

品茶

■王伟

静静端坐幽室
取一只透明的玻璃杯
看几片沉淀岁月的叶子
在水中漂浮 还原
翻转着婀娜的身姿
释放舒展着情怀

这些曾经的碧绿
在云雾缭绕的山丘
在绿色海洋的茶园
沐日月之精华
得烟霞之灵气
修得这般脱俗的心境

在各种茶具里
它们接受水的拥抱
随着氤氲的水汽
茶香和心事一起飘荡
无人倾诉的时候
茶是最好的知己
慢慢地啜饮
品悠悠茶韵
感受沉浮人生

